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三

武帝紀第六

建元元年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

劉攽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推所謂三年者蓋盡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前之元皆有司所追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耳故元封改元則始有詔書矣　刊誤曰年號之起在元鼎年通鑑考異曰鼎元

年號亦如建元元光皆後來追改

補遺曰按魏司空王朗曰古者有年數無年號漢初猶然其後乃有中元後元元改彌數中後之號不足故更假取美名蓋文帝凡兩改元故以前後別之景帝凡三改元故以前中後別之武帝即位以後大率六年一改元二十七年之間改元者五當時但以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五元為別五元之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不宜以一二數蓋為是也時雖從有司之議改一元為建元二元為元光三元為元

於

朔四元爲元將至五元則未有以名帝意將有所待也明年寶鼎出遂改五元爲元鼎而以是年爲元鼎四年然則謂年號起於元鼎者固然謂元鼎爲後來追改者亦不誤也

鄉里先耆艾師古曰六十曰耆五十曰艾

愚按此雖據曲禮言然孔穎達疏引熊氏云案中侯運衡云年耆既艾註云七十曰艾言七十者以時堯年七十故以七十言之又中侯準讖哲云仲父年艾誰將逮政註云七十曰艾者云誰將逮政是年老致政致政當七

十之時故以七十日文

為歲事由加禮

劉攽曰為音于僞反謂為歲事由加以禮耳

初作便門橋

水經注曰渭橋秦制也亦曰便門橋秦始皇作離宮於渭水南北以象天宮故三輔黃圖曰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横橋南度以法牽牛橋廣六丈南北二百八十步六十八間七百五十柱一百二十二梁橋之南北有堤激立石柱柱南京兆立之柱北馮翊立之有令丞

各領徒一千五百人橋之北首壘石水中故謂之石柱橋也　又曰豐水上舊有便門橋與便門對直武帝建武三年造　愚按武字是元之譌今漢書注服虔之說彼引之作張晏蘇林之說彼引之作如淳注讀書者未嘗有張晏鄭氏不知何所據也

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揚倞荀子注曰慎子曰有虞氏之誅以畫跪當黥以草纓當劓以屨紂當刖以艾畢當宮此有虞氏之誅也又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

刑上刑赭衣不純中刑雜屨下刑墨幪幪巾
也

上參堯舜下配三王

習學記言曰武帝策賢良詔稱唐虞成康上
參堯舜下配三王全指説在虛浮處詩書所
謂稽古先民者皆恭儉敬畏力行不息去民
之疾成其利致其義而不以身參之孔子言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
譬蓋不特人主見道不寔當時言道者自不
寔也

於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

愚按公孫弘傳上策詔諸儒之制與此詔意略同而其事在元光五年今此紀二年并書公孫弘者蓋合武帝時前後所徵賢良而總計之

救決河起龍淵宮

劉攽曰予謂救決河起龍淵宮各自一事非因救河且起宮也顏說當云龍淵廟按景帝紀起德陽廟亦云德陽宮寧可援謂非德既廟乎此龍淵宮應如黃圖所說是　水經注

曰鄒子河南有龍淵宮蓋武帝起河於決隄

之傍龍淵之側故曰龍淵宮也　愚按水經

龍淵宮當在東郡之濮陽不特非長安西之

龍淵廟亦非西平之龍淵西平屬汝南郡與

鄒子河遠所謂龍淵者疑是空名不必寔有

其地顏是孟說未為當也

治雁門阻險師古曰所以為固用止匈奴之寇

劉攽曰予謂治阻險者通道令平易以便伐

匈奴耳

縣次續食

宋祁曰舊本續作給

穿漕渠通渭

愚按鄭當時為大司農所開也詳溝洫志

廼加九錫

愚按應劭九錫之解本於禮緯含文嘉諸家說此者各異公羊一加服二朱戶三納陛四輿馬五樂則六虎賁七鈇鉞八弓矢九秬鬯穀梁七弓矢八鈇鉞韓詩外傳一車馬二衣服三虎賁四納陛五樂器六朱戶七弓矢八鈇鉞九秬鬯許慎張華一車馬二衣服三樂

器四朱户五納陛六虎賁七鈇鉞八弓矢九
秬鬯鄭司農以九禮九命與九賜是一鄭康
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九賜謂八命作牧九
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
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
羅泌路史曰議者之說蓋出於虞夏傳其為
說曰有功天子一賜車服弓矢再賜秬鬯三
賜虎賁百人曰命諸侯命諸侯者鄰國有臣
弑其君孽賊其宗者弗請於天子征之而歸
其地於天子可也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

之數三不適謂之誣誣則黜之一黜少以爵
再黜少以地三黜而爵地畢此之是矣
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
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
洪邁容齋隨筆曰劉向說苑臣術篇云秦誓
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
國政而無益於民者退在工位而不能進賢
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漢武帝元朔元
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工者死云云其語
與說苑所載正同而諸家注釋至于顏師古

皆不能援以為証今之泰誓初未嘗有此語
也　愚按潜夫論考績篇云古者諸侯貢士
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
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再則黜
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罔上者刑與聞國
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
逐其受事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
此禮記射義疏曰案書傳云古者諸侯之於
天子也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
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衣

服弓矢再賜以秬鬯三賜以虎賁百人號曰
命諸侯又云貢士一不適謂之過注云謂三
年時也再不適謂之敖註云謂六年時也三
不適謂之誣註云謂九年時也一黜以爵再
黜以地三黜而地畢註云凡十五年又舊唐
書徐有功傳秋官侍郎周興奏有功曰臣聞
兩漢故事附下罔上者腰斬面欺者亦斬

東夷藏君南閭等口二十八萬人

後書東夷傳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

按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

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其後四
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
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
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濊君
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
武帝以其地為蒼海郡數年乃罷
賜淮南王菑以王几杖毋朝師古曰菑川王志
凌稚隆曰諸侯表與菑川王傳皆云菑川王
志以元光五年薨而頹以元朔二年賜几杖
為菑川王志誤矣

內長文所㠯見愛也
南牕記談曰元朔三年詔內長文所以見愛
也許少伊右丞言往見江南舊本乃以內為
而文為史傳寫之誤容或有此而其義通矣
近見一士人言前輩校正本乃以內為而長
為肆文為赦所以見愛其於下文尤為貫穿
但改字太多不知果有所據否困學紀聞曰古寫本無注
漢書作而肆赦所以見愛也
哀公㠯論臣
愚按荀子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

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如之耶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又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健無取詌無取口啍健貪也詌亂也口啍誕也楊倞註說苑曰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何若可取也孔子曰無取拑者無取捷者無取口啍者拑者太給利不可盡用也捷者必兼人不可為法也口啍者多誕而寡信後恐不驗也韓詩外傳曰無取健無取佞無取口讒健驕也佞諂也口讒誕也皆大同而小異

無所流貤

宋祁曰貤音難易之易

南越獻馴象能言鳥

舊唐書樂志云案嶺南有鳥似鸜鵒而稍大乍視之不相分辨籠養久則能言無不通南人謂之吉了亦云料開元初廣州獻之言音雄重如丈夫委曲識人情慧於鸚鵡遠矣疑即此鳥也漢書武帝本紀書南越獻馴象能言鳥注漢書者皆謂鳥為鸚鵡若是鸚鵡不得不舉其名而謂之能言鳥鸚鵡秦隴尤多

亦不足重所謂能言鳥即吉了也北方常言
鸜鵒踰嶺乃能言傳者誤矣嶺南甚多鸜鵒
能言者非鸜鵒也

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十人獨身脫

還

劉攽曰廣傳無此事而云廣軍幾沒以自當
無賞耳疑紀誤

置

五屬國呂處之
困學紀聞曰攷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
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五原治蒲澤

張掖治日勒𠟫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

發謫吏穿昆明池

水經注曰基構淪褫今無可究　西京雜記曰武帝作昆明池欲伐昆吾夷教習水戰因而於上游戲養魚魚給諸陵廟祭祀餘付長安市賣之池周廻四十里

賜丞相吕下至吏二千石百金

宋祁曰百金新本無百字

徙函谷關於新安

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曰按秦函谷關在漢
弘農縣即靈寶縣西南十一里故關是也今
大路在北本非衿東之要漢武元鼎三年楊
僕本宜陽人恥居關外請以家僮七百人徙
關於新安即新安縣東一里函谷故關是也

廼得孽子嘉

宋祁曰景德本無子字

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宋祁曰注本舊文作元始三年建武三年此
本乃刊誤據平紀改正

親省邊垂用事所極

劉攽曰予謂親省邊垂諂語耳

望見太一

日知錄曰史記天官書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為太一常居封禪書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

伏波將軍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

史記南越尉佗傳移檄告横浦陽山湟溪閑注徐廣曰在桂陽通四會也元鼎五年路博德出桂林下匯水注徐廣曰一作湟駰按地

志桂陽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湝字 水經注滙浦關在中宿縣滙水出關右台溱水謂之滙口山海經謂之湟水漢路博德出桂陽下湟水即此水矣桂水其別名矣 天台齊名南曰按湟水有二一為金城郡之湟出臨羌北合浩亹水為亭逆水至允吾入河在今陝西西寧漢趙充國屯田湟中是也一為桂陽郡之湟源出今湖南寧德縣九疑山東南流經廣東連州陽山至清遠與湞水合曰滙口又南至番禺與廣西盤江合南入海漢路博

德出桂陽下湟水是也漢桂陽郡治在今郴州桂陽縣治在今連州今陽山縣北四十里有湟溪故關即南越置守兵處博德伐南越之道正出于此韓文公送區册序曰陽山江流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沉溺者往往有之尤足以為伏波道遠且險之證也但湟字亦作滙亦作洭地理志滙水南至四會入鬱林過郡二行九百里水經注以湟即滙最為確當湟與滙音相近而滙與洭又字相近也是以史記言博德下滙

水而漢書曰下湟水於地理志縣有含洭實
一水也顏師古注引應劭曰桂水東北入湘
洭水東北入沅二條俱誤盖桂水南入洭〻
水東南合湞而南入海耳

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
水經注曰溱水西南歷皐口太尉二山之間
是曰湞陽峽兩岸傑秀壁立虧天溱水出峽
右則湞水注之水出南海龍川縣西逕湞陽
縣右注溱水故應劭曰湞水西入溱是也
歸義越侯嚴為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

水經曰灘水出海陽山注曰與湘水出一山而分源也湘灘之間謂之始安嶠嶠即越城嶠也嶠水自嶠之陽南流注灘名曰始安水灘水又南與濔水合出西北邵陵縣界而東南流至零陵縣西南逕越城西濔水又東南流注于灘水漢書所謂出零陵下灘水者也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曰湘灘二水皆出海陽山行百里分南北下北下曰湘稠灘急瀧二千里而至長沙水始緩南下曰灘石灘三百六十里至梧州又千一百里至番禺

劉

欲曰船下安戈既難居罝又不可以行且今
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罝戈者頗非人不知行
船故信張說予謂璵說是也宋祁曰戈船將
軍當時所建之官如驃騎虎牙之類是也戈
船今有之設干戈於船上以禦敵也
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
宋祁曰注文吳越舊本作吳楚
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咸會番禺
水經注曰牂柯亦江中兩山名也元鼎五年
武帝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柯江同會番禺

禺是也　又曰浪水東別逕番禺山海經謂之賁禺者也交州治中合浦姚文式問云何以名爲番禺答曰南海郡昔治在今州城中與番禺縣連接今入城東南偏有水坑陵城倚其上聞此縣人名之爲番山縣名番禺儻謂番山之禺也漢書所謂浮牂柯下離津同會番禺蓋秉斯水西入越也

見夏后啟母石

路史曰夏后氏生而母化爲石此事之異聞者說見世紀蓋原禹母獲月精石如薏苡吞

之而生啓也淮南之修務云禹生於石注謂修已感石拆胸而生故說者以為夏后生而母復為石今登封東北十里有廟廟有一石號啟母石應劭劉安郭璞李彤隨巢王烱王部實革等皆云啟啟母歷代崇祀亦以為之啟母按元封元年武帝幸緱氏制曰朕用事華山至中岳見夏后啟母石伏云啟母化為石啟生其中地在嵩北有少室姨神廟登封北十二里云啟母之姨而偃師西二十五復有啟母小姨行廟淮南子禹通轘轅塗山欲餉

聞鼓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忽至見禹爲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啓蓋本乎此事正與廣德所祠烏程張渤䟦聖河夫人李餉至鳴鼓事正同見事寔乃桐汭志謏錄等故記以爲大禹之化厥有縣矣雖然啓母之廟頗野王廬元明等又以爲之陽翟婦人嵩高記云陽翟婦妊三十月子從背出五歲入山學道爲母立祠曰開母祠則又疑后母矣歷載傳訛故得而爲之說　劉攽曰此石本名啓母石武帝避

景諱更號夏后母石後人又誤重出啟字非
史之追書也

翌日親登崇高

宋祁曰新本作登嵩高

故用事八神

劉攽曰八神則郊祀志所説天主地主兵主
陰主陽主日主月主四時主也其祠皆在齊
地故始皇東遊海上行禮祠之而武帝亦然

日知錄曰謂東巡海上而祠八神也即封
禪書所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之屬文穎

以為祭太一開八通之鬼道者非

肩然如有閒

宋祁曰姚本云肩先結及與肩同說文云動作切切也一曰敬也又潔也

復東巡海上至碣石

水經注曰今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往往而見立於巨海之中潮水大至及潮波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之天橋柱也狀若人造要亦非人力所就韋昭亦指此以為碣石也

長安飛廉館

刋誤補遺曰晉灼曰飛廉身似鹿頭如雀有角司馬相如傳推飛廉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沈存中翰林得古銅鈕中間鑄一物有角羊頭其身如篆文傍有篆飛廉字劉原父侍讀得古佩刀其環為龍身而為喙原父謂此赫連勃勃所作大夏龍雀者也勃勃使作銘曰大夏龍雀威服九區然今不見銘處按晉載記勃勃造刀為龍雀環又於殿前鑄銅為飛廉不知當時所鑄飛廉之象為何

如番如耶言龍雀乃飛廉之異名勃〻二之
何哉存中之鉦有角羊頭恐是鹿非羊其形
與龍雀刀不類却合於景純所謂鹿頭者原
父之刀鳥喙乃略與晉說相符然一說身似
鹿一說鳥身而原父之刀自云龍身又似小
異刀銘之文史云大夏神雀名冠神都與原
父所記益不同

三百里內皆來觀

小宋校本無來字

歷獨鹿鳴澤

水經注曰東洛水上承鳴澤者渚方一十五
里
望祀虞舜于九嶷
宋祁曰舊本是也下有九字嶷字下無音毀
字刊誤據史館本改
受鄜國計師古曰計若今之諸州計帳也
宋祁曰南本無此注予案太初元年受計於
甘泉下注又云若今之諸州計帳毀只當一
見
初置刺史部十三州

趙彥衛雲麓漫抄曰漢刺史以八月巡行所部盡詣京師奏事不言所處之地唐戴叔倫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漢置十三部刺史以察舉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居靡定處權不牧人其言必有據

齊召南曰按地理志武帝攘却胡越開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而百官表曰司隸校尉征和四年初置察三輔三河弘農則知元封五年尚未設立司隸所謂十三部州

郎指涼豫冀兗幽并青徐揚荊益交趾朔方也其後旣置司隸部明分為十四而仍稱十三州者尊畿輔不以司隸下同諸州也師古於平當傳注曰武帝初置朔方郡別令刺史監之不在十三州之限誤矣又刺史至東京始有常治如司隸治河南豫州治譙兗州治昌邑徐州治郯青州治臨淄涼州治隴益州治雒并州治晉陽冀州治鄗幽州治薊揚州治歷陽荊州治漢壽交州治廣信後書續志可稽若西京刺史原無常治見沈約宋志惟

交趾刺史持節治蒼梧異於諸州見胡廣記

而師古注武帝紀初置刺史引漢舊儀曰有

常治所有字疑誤

京師民觀角抵于上林平樂館

愚按三年春作角抵戲文穎以為漢後名平

樂觀館字與觀同猶益延壽館為觀也頴以

為漢後名之者蓋指東京上西門外之平樂

觀靈帝於其下設秘戲以示遠人者見華嶠

後漢書而水經注以為皇女臺者也今云觀

于上林平樂館則當時作角抵戲之時已有

平樂觀之名但無所據張衡西京賦云大駕幸乎平樂張甲乙而襲翠被薛綜注平樂館大作樂處也李尤平樂觀賦曰誒平樂之顯觀處金商之維限西京賦中述角抵戲云烏獲扛鼎都盧尋橦衝狹鷰濯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峩峩岡巒參差神木靈草朱實離離總會仙倡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篪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蜲蛇洪厓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襳襹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若飄飄後遂霏霏複陸重

閣轉石成雷礔礰激而增響磅磕象乎天威
巨獸百尋是為曼延神山崔巍欻從背見熊
虎升而挐攫猨狖超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
踆踆白象行孕垂鼻轔囷海鱗變而成龍狀
蜿蜿以蝹蝹含利颬颬化為仙車驪駕四鹿
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儵忽易
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地成川流渭
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
救挾邪作蠱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修旃
侲僮程材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絓譬隕絕

而復聯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橦末之伎態不可彌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其次敘如此張騫傳大宛諸國發使隨漢使來觀漢廣大以大鳥卵及犛靬眩人獻于漢師古曰眩讀與幻同即今吞刀吐火植瓜種樹屠人截馬之術皆是也本從西域來騫傳又云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角氐等戲歲增變其益興

自此始

建章宮

起

三輔黃圖曰建章宮漢武帝造周二十里千

門萬户
膢五日
劉放曰衍五字
天漢元年應劭曰時頻年苦旱故改元為天漢以祈甘雨師古曰大雅有雲漢之詩
周大夫仍叔所作也以美宣王遇旱災
修德勤政而能致雨故依以為年號也
危林曰五行志武帝元光六年夏大旱四將
軍征匈奴元朔五年春大旱六將軍征匈奴
元狩三年夏大旱穿昆明池自此至太初四
年二十年不聞恒暘至天漢元年夏又大旱
則在改年之後而以為頻年苦旱思欲勤政

致雨亦不考其時事矣按本紀太初元年築受降城貳師將軍李廣利征大宛二年將軍趙破奴擊匈奴不還三年築五原塞外列城路博德築居延匈奴入定襄雲中四年李廣利斬大宛王首天漢元年三月匈奴歸漢使者使使來獻時戎軒屢駕獲醜納降改元之意直為漢誅夷狄非復人事威靈赫濯如雷如霆故稱天以屈之尊大漢也

秋閉城門大搜

日知錄曰與二年及征和元年之大搜同皆

搜索新人也非蹄傍者也
泰山見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為麟趾褭蹏
以協瑞焉
劉攽曰按元封六年詔曰朕禮首山昆田出
珍物或化為黄金而此稱黄金似非是所謂
黄金為麟趾褭趾者盖用首山金為之耳故
詔先叙三瑞下乃云以協瑞焉
秋旱九月募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
日知録曰孝武紀天漢四年秋九月令死罪
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太始二年九月募

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罪一等此一事而
重又同是九月　愚按大德本入字皆作入
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
宋祁曰舊本無子字
後元元年
刋誤曰按昭紀辭訟在後二年前皆廳勿治
則當但稱後元年也葛魯卿侍郎云武帝在
位五十四年屢更年號最後更為後元謂之
後則疑若有極不知諱避何耶　補遺曰按
武帝改元凡十有一未有無年號者在元將

之前未有年號尚加追改最後二年何獨無
之若但以後元為稱則如莒公所云豈應無
所諱避疑征和四年之明年改稱征和後元
年史文闕略故但書後元年不復有征和字
耳光武以建武三十一年為建武中元元年
其以建武冒於中元之上則似用征和故事
也建武中元在本紀亦但云中元元年猶幸
傳志略載其事宋莒公云今官書累經校定
學者但見改元復有建武二字輒以意删去
刊誤亦謂紀無建武誤脫之武紀實大類此

又曰昭紀後元元年刋誤曰檢前後多元字按此固合於文景稱後元年之義然祭祀志稱建武中元元年東夷傳稱建武中元二年皆不去元字則征和後元元年雖加元字未害理也班固於武紀書後元元年於昭宣紀丙吉霍光傳書後元二年又於霍光傳但書後元年於昭紀但書後二年必有一繆要之去元字與否義得兩通

侍中僕射莽何羅孟康曰征和三年言重合侯馬通今此言莽明德馬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師古曰莽音莫戶反

宋祁曰棠馬亦滿稍及易馬爲莽者以二字音同字之聲既不可改故但全其形耳以是漢雖馬姓亦謂之姓也

葵茂陵

水經注曰茂陵故槐里之茂鄉也漢武故事曰帝崩後見形謂陵令薛平曰吾雖失勢猶爲汝君奈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刀劍乎自今以後可禁之平頓首謝因不見推問陵傍果有方石可以爲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爲法乃止

漢舊儀曰每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三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十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内梓棺柏黄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内方外陟車右外方立先閉劍户户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火以營陵餘地為四園后陵餘地為倢伃以下次賜親屬功臣

三輔黄圖曰茂陵在長安城西北八十里周園三里三輔舊事云武帝於槐里茂鄉徙户

一萬六千萬一作二千六置茂陵高一十四丈一百步茂陵園有鶴觀　元和郡縣志曰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武帝陵也守陵溉樹埽除凡五千人　文獻通考曰漢法天子即位一年而爲陵天下貢賦三分之一供宗廟一供賔客一供山陵武帝歷年久長比崩陵中至不復容物由崔光閣於大體奢侈過度也

昭帝紀第七

後元二年

劉攽曰檢前後文多元字

夏六月赦天下

劉攽曰是年二月有赦紀失載宣紀及丙吉傳可考

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

西京雜記曰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紫蘀綠節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為彫胡葭蘆之未解葉者謂之紫蘀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其間鳧雛鴈子布滿充積又多紫龜綠鼈池邊多平沙沙上鵜鶘鷓鴣鵁鶄鴻鶂動輒成羣 又曰上為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蕭

蕭兮行路路金為衣兮菊為裳唼喋荷荇出

人薰蕸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尚書朱云有明 晉灼曰帝自謂通保傳未能有所明也臣瓚曰帝自謂雖通畢此四書皆未能有所明以帝之謂也師古曰晉瓚之說皆非也帝自言雖通保傳傳而孝經論語尚書猶未能明也

劉攽曰予謂瓚說是

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

劉攽曰予謂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

酒升四錢共是一事爾以律占租者謂令民

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

論如律也租即賣酒之稅也賣酒升四錢所
以限民不得厚利耳王子侯表旁況侯殷坐
貸子錢不占租皆免侯義與此占租同即如
顏說賣酒升四錢無為所著官既罷榷酤矣
何處賣酒乎

其吏為桀等所註誤未發覺在吏者除其罪師古
日其罪未發未
為吏所執持者
劉攽曰在吏謂發覺已在吏者

毋斂今年馬口錢
刋誤補遺曰按武紀大初二年籍吏民馬補

車騎馬又漢儀注民出口賦錢人二十三其二十錢以供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也蓋元狩四年以來中國車騎馬乏又縣官錢少買馬難得於是有馬者籍之且於口賦之外增三錢以為補車騎馬之用所謂馬口錢者此也昭帝既省乘輿馬及苑馬矣故民所出口錢可以勿斂類淳誤

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

日知錄曰漢時田租本是叔粟今并口算稾征之用錢者皆令叔粟當之其獨行於三輔

太常郡者不獨爲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石慮儲偫之乏也

帝加元服

後書禮儀志引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摛（大戴禮公符篇作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沖孺（公符篇作稚免）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公符篇作寵）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公符篇作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

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

通考曰按漢書如淳注言更有三品切詳其説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踐更者以錢僱直所直者内地其役一月其錢則不行者自以僱代行者過更者亦以錢僱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其錢則不行者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為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更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更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

戍者毋幾矣然兆錯傳明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則似明立此法非是併行程及僱募而言一歲是并行程與僱通書之乃如淳法說募殊與三日之說背馳切意一歲而更是秦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係復除者皆調發之而儕之謫戍矣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著令有罪者乃遣戍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六月壬申葬平陵

三輔黃圖曰平陵在長安西北七十里去茂陵十里帝初作壽陵令流水而已石椁一丈二尺長二丈五尺無得起墳陵東北作廡長三丈五步外為小廚裁足祠祀萬年之後埽地而祭　雍錄曰昭帝平陵在咸陽西北二十里

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内虛耗戶口減半

習學記言曰班氏於武帝極稱其美而於昭帝乃謂承奢侈餘敝海内虛耗閭民疾苦古

人稽古禮文之事本以養民而武帝之稽古禮文者反以害民班氏欲擇一以歸美故其避就如此然則是稽古禮文終以害民而後止也而可乎

宣帝紀第八

往來長楊五柞宮

三輔黃圖曰長楊宮今在盩厔縣東南三十里本秦舊宮至漢脩飾之以備行幸宮中有垂楊數畝因為宮名門曰射熊觀秦漢游獵之所五柞宮漢之離宮也在扶風盩厔宮中

有五柞樹因以為名五柞皆連抱上枝覆蔭
數畝
內謁者令郭穰
劉攽曰謁字衍　同劉敞
因遺大赦
劉攽曰按武帝後元二年無赦元年乃有之
蓋本云後元年後人誤作後元元年又就元
字注二字後又誤為二耳　補遺曰武紀後
元二年行幸五柞宮宣紀丙吉傳皆云是年
帝幸五柞皇曾孫遺赦則事在二年非元年

也後元二年無赦在武紀文則爾按是歲乃再赦六月之赦在昭帝即位之後二月之赦則丙吉傳所載是也傳言吉拒使者因劾奏吉武帝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恩及四海矣所謂遭大赦者指此紀失於登載貢父亦偶不記其事

時會朝請如淳曰春日朝秋日請

愚按尋其字義則朝乃覲朝請特使人為請王子侯表重侯擔坐不使人為秋請免吳王濞傳及後使人為秋請是也然八月嘗酎諸

侯王皆來侍祭太廟則請不特使人為之或
可使人耳
德
武食邑張晏曰舊關內侯無邑也以蘇武守節外國劉德宗室俊彥故特令食邑
愚按晏說非也蕭何傳因鄂千秋故所食關
內侯邑二千戶封為安平侯劉敬傳封敬二
千戶為關內侯黥布傳封薛公千戶史記索
隱曰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武帝時將
軍李沮李息校尉豆如意騎士孟已漁陽太
守解李敢右師譚左秩伊訾皆以關內侯食
邑不自武德始也後若夏侯勝金安上張霸

陳湯韋賢韋賞蕭望之馮奉世常侍閎衛尉
長張禹鄭寬中師丹董賢等不可勝數元始
中修功臣後鄰友明等百十三人莫不以閑
內侯食邑矣
廣川王吉有罪廢
愚按刋誤據傳表荀紀吉作去宋祁曰吉一
作去字
池蘌末御幸者
蘌漢紀作苑
爵自中郎吏至五大夫

劉攽曰爵自中郎吏文誤蓋本云自中更至五大夫傳者誤以更為吏遂衍出郎字與民爵不過公乘則賜吏爵自五大夫而上也以中二千石爵中更二千石亦當左更真比同千石當右庶長六百石則五大夫矣尋本始元年詔文則知此說是

中二千石各一人

劉攽曰此詔是丁丞相御史者故云各二人下云中二千石各一人於文似少潤飾

今吏脩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朕甚憫焉其赦

天下與士大夫厲精更始李斐曰今吏已脩身奉法矣但不能稱上意故赦之師古曰言文王作罰有犯之者皆刑無赦今我意有所閔丶吏脩身奉法矣而未稱其任故特赦之與吏始耳李說非也

劉攽曰言吏脩身奉法未有能稱朕意故須赦也何則身不脩則不能率下法不奉則或阿枉如此則民坐罪者乃無辜安得如文王刑茲無赦也

劉敞曰此詔正謂吏未能脩身奉法有稱上意者故特赦之與吏始申儆之也顏李以意疑宣帝不當謂吏皆未脩身奉法乃斷其辭曲為釋解失之遠矣

晉內之親𥻦而不殊

刊誤曰𥻦讀如蔡蔡叔之蔡　補遺曰按左傳正義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字本𥻦隸書改作粲遂失本體說文曰𥻦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粲與蔡皆當作𥻦𥻦於說文訓散而昌邑王傳亦載詔文作析而不殊散與析同義則粲之為𥻦審矣顏依字釋之疑非

辨射飛鳥

宋祁曰南本飛鳥下有單年二字

神爵元年應劭曰前年神爵集於長樂宮故改年

刋誤補遺曰按郊祀志明言帝幸河東祠后土有神爵集故改元為神爵劭乃舉前年長樂宮事非是紀載改元之詔曰幸萬歲宮神爵翔集其以五年為神爵元年按黄圖萬歲宮在汾陰正祠后土處也此詔上文云神爵仍集謂二年集雍三年集泰山四年集長樂也又歷叙金芝奇獸白虎威鳳珍祥之衆末乃言萬歲宮神爵則冠元之意在此不在彼

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首非首如淳曰酋音酒䤈熟

宋祁曰予按䤈非字當為酋酋音酒聚鄭注月

令酒孰曰菌

起樂游苑

關中記宣帝少依許氏長於杜縣樂之後葬於南原立廟於曲池之北亭曰樂游原

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如淳曰律百石奉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宋祁曰刊誤據後漢志及師古百官表注當云律百石奉月十六斛　困學紀聞曰通典引應劭曰張敞蕭望之言倉案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常有憂

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可
以什率增天下吏奉宣帝乃益天下吏奉什
二與漢紀不同
大夫人八十匹
宋祁曰一本作夫丁八十匹
夫人六十匹
宋祁曰一本無此五字
所以行禮樂也
劉攽曰多樂字　宋祁曰陽夏公曰古語多
此類非衍字也

爲皇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涌流枯槁榮茂
刋誤補遺曰按漢儒記禮有天降膏露地出
醴泉之文故一時遵用其說王充非之曰爾
雅甘露時降萬物以嘉謂之醴泉醴泉乃甘
露也今儒者謂從地中出按爾雅釋水章使
有醴泉從地出當於此章言之何故及居四
時章中乎然則醴泉甘露本一物也　又曰
衡陽嘗有甘露降劉貢父曰此戾氣所成其
名爵錫王定國謂嘗從博識者求甘露爵錫
之別按汝南先賢傳都尉廳事前有甘露降

功曾鄭敬曰明府政事未能致甘露但木汁耳又陳祥明中松柏林冬月出木醴後主以為甘露之降俗呼為爵錫貢父所云其出於此王仲任曰欲驗爾雅之甘露以萬物豐熟災害不生此則甘露之驗其言足以泮羣疑也

黃龍元年應劭曰先是黃龍見新豐因以冠元焉師古曰漢注云此年二月黃龍見廣漢郡故改年然則應說非也見新豐者及此五載矣

劉攽曰案宣帝率四年改元而郊祀志先言改元甘露其夏黃龍見新豐其下乃云後間

歲改元黃龍然後又云正月復幸甘泉然則
宣帝自追用五年前黃龍改元爾若是年黃
龍見史官焉得不書漢注未可據也　補遺
曰按蘇文忠公云古者有喜則以名物周公
得禾以名其書漢武得鼎以名其年叔孫勝
敵以名其子嘉禾事固出於當年至叔孫獲
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併以是名其三子則
可疑孔穎達謂未必其年獲生三子當是追
以前事名之黃龍紀元豈其比邪元鼎嘗送
用後四年事然是年始有年號若黃龍則前

四年龍見新豐宜即以此年紀元而不用漢
注逐實以廣漢之說彼蓋不知有前比也

元帝紀第九

年二歲宣帝即位
劉攽曰此言年二歲宣帝即位指論踰年改
元為即位耳若春秋諸公也
孝宣皇帝葬杜陵
三輔黃圖曰杜陵在長安城南帝在民間時
好游鄠杜間故葬此　漢舊儀曰茂陵平陵
杜陵邑皆取二千石將相守陵故三陵多貴

皆三萬户至五萬户　水經注曰北去長安
五十里陵之西北有杜縣故城秦武公十一
年縣之漢宣帝元康元年以杜東原上為初
陵更名杜縣為杜陵也　元和郡縣志曰杜
陵在萬年縣東南二十里
賜諸侯王公主列侯黃金
宋祁曰古本無黃字
戰戰兢兢
宋祁曰兢兢唐本作栗栗
永惟烝庶之飢寒

宋祁曰一本無永字

其羅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

宋祁曰唐本監本衛字下有各字

人人自以得上意

宋祁曰人人南本只一个人字

天不終命

宋祁曰刊誤改天作夭

齋三服官

刊誤補遺曰按地理志齊郡臨淄縣有服官

所謂三服官者蓋言其有官舍三所非謂其

為首服冬服夏服而名官也貢禹論三服官
作工各數千人言各則知其非一矣漢紀載
此疏乃去各字非也襄邑亦有服官獨不罷
蓋所供龍衮之屬禮不可闕至臨淄三官歲
輸物不過十笥如水素方空縠吹綸絮皆輕
靡而歲費數鉅萬此固可省者禹又言三工
官官費五千萬亦謂每一工官為費若此如
顏李之說三服官以三服為名則三工官又
可名三工之官邪

行所過毋出租賦

宋祁曰舊本作毋令出租賦

勤事吏二級爲父後者民一級

宋祁曰越本無爲父後者四字

秋罷如淳曰當言罷某官某事爛脫失之

劉攽曰如言爛脫是　日知錄曰如說是也

左傳成二年夏有亦是闕文杜氏解曰失新

築戰事

朕周法行而姦軌服

宋祁曰法行唐本作行法

今朕獲承高祖之洪業

宋祁曰一本無洪字

有白蛾羣飛蔽天 師古曰蛾成羣若今之蠶蛾類也

宋祁曰顏注南本唐本並無成羣二字

立皇子興為信都王

宋祁曰興越本作與子據表傳作興是

三年更令三輔都尉

宋祁曰唐本無都字

大郡都尉

宋祁曰舊本南本唐本並無郡字刊誤添

縣蠻夷邸門

宋祁曰唐本無門字

閒者陰陽不調

宋祁曰不唐本作未

今不良之吏

宋祁曰唐本無之字

匈奴虖韓邪單于來朝

宋祁曰虖當作呼

秋七月丙戌葬渭陵

皇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

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

幷漆繒綺金寶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 水經注曰故渠又東逕渭陵元帝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原上為初陵詔不立縣邑元帝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陵亭原上為初陵詔不立縣邑元壽元年傅后崩合葬渭陵潘岳關中記漢帝后同陵則為合葬不共陵也渭陵非謂元帝陵也蓋在渭水之南故曰渭陵 元和郡縣志曰渭陵在咸陽縣西北七里

貢薛韋康迭為宰相

容齋續筆曰四人皆握娖自好當優柔不斷之朝無所規救衡專附石顯最為邪臣廣德但有諫御樓船一事禹傳稱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元成傳稱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皆不著其有過按劉向傳宏恭石顯白遠更生下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蕭望之周堪謀排許史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

名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若以漢法論之更生死有餘罪幸元帝不殺之耳京房傳房欲行考功法石顯及韋丞相皆不欲行然則韋貢之所以進用皆陰附恭顯而得之班史隱而不論唯於石顯傳云貢禹明經著節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正在望之死後也

號令溫雅

習學記言曰永光詔自咎不明亡以知賢併

考孝元諸詔往〻引過在已不失君道史以為號令溫雅信矣自三代誥誓既絕至漢制詔遂為空文然猶有其意與言也又降而後世言與意皆亡但襞積故實矣

成帝紀第十

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

朱翌猗覺寮雜記曰應劭漢書成帝生甲觀畫堂云畫九子母不知佛自後漢方入中國安得元帝時已有九子 母也其陋可笑顏師古雖破其說不及此 危林曰霍光正畫室

也兢遂獲也

蜀郡岷山崩雍江三日江水竭

水經注曰岷山即瀆山也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　愚按水經注引此作江水三日不流為是江水焉得以竭稱乎

葬延陵

水經注曰成帝建始二年造延陵為初陵以為非覇曲亭南更營之　元和郡縣志曰延陵在咸陽縣西北十三里

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

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者矣

史通曰漢書孝成紀贊曰云云又五行志曰成帝好微行選期門郎及私奴客十餘人皆白衣袒幘自稱富平侯家或乘小車御者在茵上或駇騎出入遠至旁縣故谷永諫曰陛下晝夜在路獨與小人相隨亂服共坐溷殽無別公卿百寮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由斯而言則成帝魚服嫚遊烏集無度雖外飾威重而內肆輕薄人君之望不其缺如觀孟堅

紀志所言前後自相矛盾者矣

哀帝紀第十一

材質不足以假充太子之宮師古曰謙不敢言為太子故云假充若言非正

宋祁曰非正新本作非如正

食邑如長信宮中宮

漢制考曰內宰教六宮注六宮者若今稱皇后為中宮矣疏云漢舊儀有此事也

前博士弟子

宋祁曰前博士一本無前字

二月詔曰

劉攽曰此詔亦是下丞相大司空者

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殯在西階下請合葬而許之

禮記檀弓疏曰先儒皆以杜氏喪從外來就武子之寢合葬與孔子合葬於防同

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將元年

宋祁曰予按王莽傳以讖文解釋當作太初元將元年後人不曉四字為號輒削去元將二字非是後得唐本元將字果存

非赦令也皆蠲除之

日知錄曰猶成帝紀言其吏也遷二等同一

文法蓋赦令不可復反故但此一事不蠲除

也

東平王雲雲后謁安成恭侯夫人放皆有罪雲

自殺謁放弃市

愚按東平煬王傳雲及后謁以祭治石象瓠

山為息夫躬孫寵等所告得罪

擧民兵法有大慮者

宋祁曰民字當作明

正司直司隸造司寇職

宋祁曰南本職字上有官字

秋九月壬寅葬義陵

三輔黃圖曰哀帝義陵在扶風謂城西北原

上　水經注曰故渠又東逕哀帝義陵南

元和郡縣志曰義陵在咸陽西北八里

平帝紀第十二

賢即日自殺

宋祁曰唐本無即日二字

九月辛酉中山王即皇帝位

劉攽曰辛酉去哀帝崩六十四日

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

劉敞曰予謂吏俸雖有其名皆不滿其數平帝即位推恩故賜令滿秩如二千石者得兩十百也前百官表注吏俸差是其注云漢制三公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穀其稱中二千石者月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云云據後漢注所定千石以下歲得多少本數此自建武時所加者非西漢舊事也

故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
愚按桃鄉頃侯名宣東平思王子見王子侯
表及宣元六王傳
天下吏民亡得置什器儲偫
宋祁曰唐本無吏字　愚按小宋校本作吏
舍
使少傅左將軍豐
宋祁曰傅一作府
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為褒魯侯
愚按恩澤侯表褒魯節侯公子寬以魯頃公

玄孫之玄孫奉周祀元始元年六月丙午封

堯十一月子相如嗣則封者公子寬嗣侯者

公孫相如也

黄支國獻犀牛

宋祁曰南本顔注一角字工有有甲二字

諭說江湖賊成重等二百餘人皆自出送家在

所收事

對放曰賊二百皆異縣人既自出故送家在

所收事也

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

宋祁曰注文三十六兩兩字舊作旬七十二
風風字舊作候疑此本有誤

冬置西海郡
宋祁曰新本去冬字

方術本草
淮南子曰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七十
毒隋書經籍志曰梁有神農本草三卷

莽康陵
三輔黃圖曰康陵在長安北六十里興平原
口 水經注曰延陵之東北五里即平帝之

康陵陵也元和郡縣志曰康陵在咸陽縣
西北九里